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 仙乐·青灯

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 仙乐·青灯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乐·青灯/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陈州笔记系列/墨白主编)

ISBN 978-7-80623-869-1

I. 仙…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756 号

|                             |                      |
|-----------------------------|----------------------|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开本 16                |
|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 印张 10.75             |
| 邮政编码 450011                 | 字数 145000            |
|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印数 1—4000            |
|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
| 纸张规格 670 毫米×1020 毫米         |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69-1 | 定价 32.00 元(共二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 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创作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电视剧百余集，计五百多万字。代表作有《虚幻构成》、《谎释》、《陈州笔记》系列、《小镇人物》系列等。有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等国文字。

灵、异、疯、怪、奇  
生、旦、净、末、丑  
皇天恨 厚土情  
人生一场戏

---



## 序

孙方友出生的时候,尽管连年战乱,但颍河里的航运依然繁忙。

商船从京广线上的漯河顺水而下,能抵达远在天边的南京和上海。由于航运,那个生养孙方友的集镇不但是当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是民间说唱艺人乐意光顾的场所。农闲的时候,身背简单乐器的民间艺人乘船而来,说上十天半月之后又乘船而去,他们走一拨来一拨,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地赶,不停地做着营生。在秋高气爽月光明媚的夜晚,如果碰巧了,镇里的街道上就有四五个艺人在说唱。从河南坠子到山东大鼓,从木板大鼓到山东琴书,甚至还有来自豫西和皖北的艺人,他们往往唱的是河洛大鼓和凤阳花鼓。这些艺人说唱的内容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呼家将》到《岳飞传》,从《三全镇》、《金锁镇》、《大红袍》、《响马传》、《蓝桥会》到《包公案》,从《梁祝下山》到《白蛇传》,几乎无所不有。在那些被夜色所朦胧的面孔里,幼小的孙方友往往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听众之一。因此,露水常常打湿他的眼睛和耳孔。

即使在“文革”当中,这种简单的说唱艺术在那里也没有绝迹,仍在地下流行。

毫无疑问,孙方友的文学启蒙是从民间的说唱艺术开始的。但,对孙方友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地方戏剧。

位于豫东的淮阳县,是历史上的陈州府地,也是产生和汇聚地方戏曲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豫剧、越调、太平调、怀梆、二夹弦、四平调、曲剧、道情等等,这些不同的剧种,每年都会光顾孙方友幼年生活的新站镇。那些戏剧艺人不但带来了更为直接的视觉艺术,而且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更宽泛,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孙方友不但熟悉戏剧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能吟善唱,由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他首先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不但能说山东快书,而且会说相声,然后,他成了镇剧团的一个名角。但他饰演的不再是传统剧目里的才子佳人,而是样板戏里的反面人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饰演《白毛女》里的穆仁智、《红灯记》里的鸠山而名扬乡里。

如果说戏剧说唱等不同形式的艺术对孙方友产生了启蒙和影响,那么,他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存在着的文化基因和观念,对他的渗透则是自然的,无意识的。

那个靠着颍河的集镇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土壤。在镇子西街,不但有一座明朝宣宗年间的寺院,一座明朝世宗年间的山陕会馆,而且出了集镇的东门,在颍河边上,还有一座洋牧师为船民和商贾修建的小教堂。这个集镇上的人口虽不足三千,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信伊斯兰教,每当教民到镇西街的清真寺守礼拜的时候,镇里的汉民则会赶到距镇子四十里的县城去太昊陵进香。1949年以后,虽然镇里的小学已经不讲“四书”“五经”,但那棵老槐树下的杏坛仍在,站在讲坛上的老师虽然已不是私塾先生,但他们偶然还会讲起陈州城里孔子当年被困的弦歌台。站在万亩城湖边上的人祖伏羲的陵墓上,如果天好,说不定就能遥望到离陈州府不足百里的老子的故乡。从幼年到青年,孙方友沐浴在各种文化的气息之中,出了西门进东门,自然而然地接受那种已经杂交的文化对他的浸染。

如果说那块有着丰厚的文化库藏的土地,为孙方友后来写“陈州笔记”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则使他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州笔记”的大门。

孙方友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中断学业回家务农。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犁、锄、耨、耙,扬场放碾,喂牲口挑大粪,这些体力活对一个农家的后代来说算不了什么,而真正对他的磨砺是来自精神的层面。由于家庭的某种原因,孙方友成了“可教子女”。失去了政治地位,他既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参军资格,就连恋爱的对象也和他分了手。他拼命挣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成了偷听敌台的嫌疑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孙方友逃到新疆当盲流。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几经生死。那种无意识的、不可回避的对于生存的苦难和精神的痛苦的体验,对后来写作“陈州笔记”的孙方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阅读“陈州笔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我阅读“陈州笔记”的过程,就是“陈州笔记”的写作过程。“陈州笔记”里的一些著名的篇章,比如《雅盗》、《蚊刑》、《泥兴荷花壶》、《女匪》、《神偷》等等,我都是第一个读者。就我本人的阅读感受,在艺术上,我认为“陈州笔记”的叙事在如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特征:

### 一、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里的一波,是水,指的是故事,而三折,则是浪,是推动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故事是“陈州笔记”里小说的母体,而故事里的人物,常常被推向生存的绝境,在浓烈的悲剧氛围里,到处弥漫着传奇的雾霭,情节一环套一环,细节一个跟一个。孙方友之所以能在不多的文字里表达一个沉重的主题,就是因为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我们读“陈州笔记”,就好像在听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讲故事。我们看不到讲故事人的面容,但又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他对你娓娓道来,讲一波三折的故事,这就是“陈州笔记”的叙事立场。一种在故事中变化的立场。

在“陈州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故事本来的面目,没有作者主观的评判,是与非都隐藏在故事里。但是,没有评判并不等于没有立场,作者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寄托在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把自己的爱和恨都埋藏在小说悲剧的氛围里,并以一波三折的故事,来承载如下的社会意义:

对历史的审视和现代性。尽管“陈州笔记”里的小说大多以历史为背景,却有着强烈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体现在故事的荒诞性上。《壮丁》里那个名叫袁二狗的壮丁,在战场上与那个头颅没有和身体连在一起的大胡子长官的对话;《癱匪》里的癱子在抢劫的过程中,在幻想中自己真的站了起来。这些情节看上去十分荒诞,却体现了现代艺术的一种精神实质,看似不动声色,却是内心世界的无限张扬。由于作者用现实的眼光来展示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了对历史审视的目的。

深厚的文化内涵。“陈州笔记”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裹了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文化母体。这些,只有细读“陈州笔记”,你才能慢慢体会,有些时候你只能意会。

人格力量的显示。在“陈州笔记”里,处处显示着让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天职》里的何伏山出于医生的职责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治好了病,而后他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亲手杀死了他;日本军医宁愿用手枪打死何伏山也不愿意用手术刀活活解剖何伏山。这种人道主义与主观的对立,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展现。在《泥兴荷花壶》里,民间艺人陈三关为挑选一件稀世珍品,可以不顾一切,可是在那件珍品被挑出来之后,当他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段祺瑞的时候,他施计让段祺瑞自己用枪把壶打穿了。还有《捉鳖大王》里的刘二,《狼狗》里面的陈二少,等等。在众多的小说中,这些对人格力量和人性的探视,使得“陈州笔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对社会的批判。“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性、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陈州笔记”的叙事风格明显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但我却把“陈州笔记”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之所以称为新笔记体小说,是因为“陈州笔记”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笔记体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别,“陈州笔记”独有的艺术特色,是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的丰富和完善。孙方友深刻地领会、继承和拓宽了中国传统笔记文学的叙事风格。

对民间传说的修正。当然,“陈州笔记”对民间传说的修正是文学意义上的。流传在乡间的传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到升华,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使其更为广泛地流传,这是一种创造。

## 二、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

语言的一石三鸟,当然指的是句子的构成,是指叙事语言的丰富性,既是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载体,又包含着深刻的寓意。而就“陈州笔记”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可以归纳如下两个意思相近又相互渗透的层面:

准确性:由叙事语言的精和短构成;节奏感:叙事语言对古汉语字、词的运用,构成了仿佛溪水一样流动的节奏感;趣味性:叙事语言的趣味性则是来自对民间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以上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语言的写实能力、对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陈州笔记”里的叙事语言达到了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石三鸟的叙事语言体现了汉字特有的能量。

当然,“陈州笔记”里的叙事风格还有另外的方面。比如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等等。总而言之,“陈州笔记”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陈州笔记”系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雅盗·神偷》写的是陈州奇士,《仙乐·青灯》写的是陈州奇女,《墨庄·花船》写的是陈州百行,《蚊刑·媚药》写的是陈州怪事,《鬼屁·穷相》写的是陈州市人,《花杀·狩猎》写的是陈州名流,《刀笔·绝响》写的是陈州传奇,《血灯·追魂》写的是陈州英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州笔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孙方友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陈州笔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收在这里的三百二十余篇笔记小说,包括了到目前为止“陈州笔记”的全部篇章,孙方友为此而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意义上的陈州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也因为这个家园而赢得了读者。“陈州笔记”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陈州,也因“陈州笔记”,在现实中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这使历史中的陈州不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陈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陈州,是精神层面的陈州。

“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 and 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墨白

2007 年 1 月 28 日

|   |     |     |
|---|-----|-----|
| 目 | 女匪  | 001 |
| 录 | 女票  | 004 |
|   | 女保镖 | 008 |
|   | 鸟女  | 011 |
|   | 盲女  | 015 |
|   | 侠女  | 019 |
|   | 织女  | 023 |
|   | 丑女  | 026 |
|   | 水妓  | 029 |
|   | 崔氏  | 032 |
|   | 母爱  | 035 |
|   | 九岁红 | 037 |
|   | 狐皮袍 | 040 |
|   | 陈州莲 | 043 |
|   | 瘦大姐 | 047 |
|   | 修真庵 | 049 |
|   | 竹斐园 | 053 |
|   | 琴音  | 058 |
|   | 祭台  | 061 |
|   | 鳖厨  | 065 |
|   | 月夜  | 068 |
|   | 画谜  | 071 |
|   | 红绣女 | 075 |

|        |     |
|--------|-----|
| 乞婆     | 079 |
| 盲婆     | 082 |
| 匪婆     | 085 |
| 三不见    | 091 |
| 黑老二    | 096 |
| 冰花     | 099 |
| 龙妹     | 105 |
| 贵妃     | 108 |
| 贵妇     | 111 |
| 雪碧     | 114 |
| 富孀     | 117 |
| 青灯     | 121 |
| 吕娘     | 124 |
| 名优     | 128 |
| 仙舟     | 132 |
| 仙乐     | 135 |
| 玉佩     | 139 |
| 葡萄     | 143 |
| 银杏酒楼   | 146 |
| 新娘彩彩   | 149 |
| 神秘的玉镯  | 153 |
| 天顺恒杂货店 | 157 |

## 附录

|                |     |
|----------------|-----|
| 孙方友作品被译成外文目录索引 | 160 |
|----------------|-----|

## 女匪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豫东一带活跃着一支女匪。队伍里多是穷苦出身的姑娘，而匪首却是位大家闺秀。至于这位小姐是如何沦入匪道的，已无从考究。她们杀富济贫，不骚扰百姓。打舍绑票，也多是有钱人家。

女匪绑票不同男匪，她们大多是“文绑”，极少动枪动刀。先派一位精明伶俐的女匪徒，化装一番，潜入富豪之家当女仆，混上半年仨月，看熟了道儿，定下日期，等外围接应一到，便轻而易举地抱走了人家的孩子。然后托中人送书一封，好让主家准备钱财。

这一年秋天，她们又抱了陈州一富商之家的独生子。那富商是城里的首富，已娶了七房姨太太，方生下这一后嗣。七夫人很有学识，见娇儿被绑，悲痛欲绝，几经思索，便给女匪首写了一封信：

我愿意长跪在您面前，哀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把孩子安全地还给我，免除我的痛苦。我以一个母亲和你同属女性的身份，请你三思你

所做的事对我全家造成的伤害。我要回孩子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来换回我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

女匪首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很是欣赏，一时来了兴致，便回信一封：

我不愿跪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也不愿别人跪在我的面前。我只请求你看在上帝的面，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安全地送给我，免除我的人生之苦。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请你理解你我命运的不同！一哲人说：谁都不希望不跟着命运走，到头来，命运却又主宰着那么多人！由于命运之神把我推上了匪道，因而我需要生存和向一切富人报复的愿望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保全你的儿子，请你拿出三千大洋来，于本月×日在我随时通知你的地点接回你的儿子！为保险起见，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夫人接到女匪首的信，颇为惊讶！她万没想到女匪首竟也如此知书识礼，文采照人！她产生了想见见那才女的冲动，当下准备三千大洋，等到匪首的通知，亲自坐船去了城东的芦苇荡里。

女匪首并不失约，等观察四下无动静后，便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一只小船上。大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和端庄。七夫人惊愕片刻，才发现那个曾在她府上当丫鬟的女匪正逗着她的孩子玩儿，她那颗悬挂的心才落了下来，忙让人亮出大洋，让女匪首过钱。女匪首笑笑，打出一声呼哨，芦苇荡里旋即蹿出一叶小舟，上面有女匪二，各佩枪刀，接过大洋过了数，又箭般地驰进芦苇荡的深处，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这时候，只见女匪打了一下手势，两船靠拢。那女匪递过孩子，交给夫人。可万没想到，孩子竟不愿找他的生身母亲，又哭又嚎，紧紧地搂抱住了女匪的肩头。

夫人惊诧万分，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对女匪说：“万没想到，你们首

先绑走了孩子的灵魂！”

女匪首大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每一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会得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钱买不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重！你想过没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夫人抬起头，那女匪正在伤心地抹眼泪，好似有着和她同样的悲哀。

夫人感动了，对女匪首央求：“让这位妹子还回我府当丫鬟吧？”

女匪首望了夫人一眼，说：“由于她已暴露了身份，我认为不太合适！你若想让你的儿子快乐地回去，夺回那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上几日。”

七夫人秀眉紧蹙，毅然上了匪首的小舟……

## 女票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那支德国造的小左轮如黑色的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棱”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乜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前面的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被卸得七零八落，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黑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扑棱棱”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嬉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般轻轻地飘过，穹顶就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